

Kim Stanley Robinson

金·斯坦利·罗宾逊/著

蓝目路/译

GREENMARS II

# 绿火星



火星三部曲  
第二部

U 华文出版社

# GREENMARS

美国雨果奖最佳小说

视野伟壮，结构紧凑。

——纽约时报书评

又一部巨作……我无法想象还有谁能够达到这部旷世巨作所呈现出来既典雅细致又精准严密的描绘能力。这是个金·斯坦利·罗宾逊称雄的时代。

——科幻小说世代

《绿火星》如钻石般质地紧密，光华璀璨；使其他许许多多的好书相形之下变得细琐平庸，苍白失色。”

——华盛顿邮报书评

罗宾逊的巨作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我们可以日渐清晰地看到它会成为一部经典，就像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一样，可以和未来所有关于人类命运的推理文学作品相媲美。

——科幻之眼

◎ 建议上架：流行小说

ISBN 978-7-5075-2397-3



9 787507 523973 >

定价：48.00元(全两册)

Kim Stanley Robinson

金·斯坦利·罗宾逊/著

蓝目路/译

GREENMARS II

绿火星

火星三部曲

第二部

☐ 华文出版社

# 第七部 应该完成什么

G r e e n M a r s



沙比希的新型大建筑物皆以晶亮岩石为面，并小心选择火星上不常见的颜色，雪花石膏、翡翠玉、孔雀石、黄碧玉、土耳其玉、玛瑙、青金石。较小的建筑物则以木材建造。行旅者在昼伏夜出的旅程后，于阳光烘照下走入这个市镇总会欣喜无限，尤其是穿梭在低矮木屋之间，法国梧桐、火红槭树之下，穿过石头园，横过宽广的街草大道，经过两岸植有柏树，以及河道不时变宽蓄积成百合铺面池塘的长长运河，最后步上拱形高桥更是身心舒畅。这里几乎就在赤道线上，冬天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即使时令为远日点，扶桑和杜鹃依然绽放，松树和各种竹子在温暖和风相伴下，向天际直伸而去。

高龄日本人热诚地以老朋友、贵宾之谊欢迎他们的访客。沙比希的第一世代穿着黄铜色裤装，赤足，头绑长马尾，并戴有许多耳环项链。其中一位秃头、颌下稀稀疏疏几缕白须、脸上布满纵横皱纹，领着访客四处参观，让他们在长程旅途之后得以伸展手足。他名叫健治，是踏上火星的第一位日本人，不过已经没有人记得了。

在市镇围墙上，他们留意到附近山丘顶端上平衡置放着的庞大巨砾，凿刻出一连串绝妙形态。

“你到过梅杜莎槽沟吗？”

健治仅仅微笑摇头。他告诉他们，山丘上的卡米神石内部凿出有如蜂窝状的房间和贮存所，加上错综复杂的超深井迷宫，他们如今能够收容数目庞大的人群，最高可达两万人且能维持一年之久。访客们点点头。将来这有可能变得很有必要。

健治带他们回到镇上最古老的区域，访客将在这里几个最原始的建筑中安身。这里的房间比镇里多数学生住房还要小，也俭约些，同时有着古老岁月、长时使用的痕迹，看来更像巢穴而非房室。第一世代仍然睡在这里。

访客们穿梭在这些房室之间，互相避开彼此眼神。他们的历史跟沙比希人的历史对照起来差别实在太过悬殊。他们瞪着那些家具，心情烦乱、困扰、退缩。那天晚餐大伙灌下许多日本清酒后，一个说，“如果我们曾经也这么做的话多好。”

纳诺开始吹奏竹笛。

“当时情况对我们来说容易些，”健治说。“我们全都是日本人。我们有意可循。”

“这跟我记忆中的日本似乎不太一样。”

“是。不过那并不是真正的日本。”

他们携带杯子和几瓶酒，沿着阶梯爬上他们建筑物旁边一座木制高塔顶上的亭台。他们可以观赏到镇里众多树梢和屋顶，以及黑色天际参差挺立的巨砾。此时是黄昏时分的最后一个小时，除了西边一抹淡淡的紫色之外，整个天空是浓浓的深蓝，慷慨地布满着大小群星。一排纸灯笼垂吊在底下火红的槭树丛里。

“我们才是真正的日本人。你们今天在东京看到的是跨国公司。那是另一个日本。我们永远无法回到那里，这用不着多说。那是一种封建文化，有我们无法接受的部分。不过我们在这里的所做所为仍植基于那个文化。我们试图寻找一个新方向，试图在这个新世界里重新为它定义、重新塑造。”

“卡绥（火星）日本。”

“正是，不过不仅是为了火星，也为日本。为他们建立一种模式，你懂吗？一个他们可以依循的范例。”

他们就这样在星光陪伴下喝着米酿的清酒。纳诺吹着笛子，底下公园里灯笼围拢深处传来几串笑声。访客们彼此靠坐，一边喝酒一边思索。他们谈论关于所有庇护所的话题，以及他们如何不同，却又如何相

似等等。他们醉了。

“举行会议是个好主意。”

访客们点着头，程度不一地默示赞同。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是说，我们已经聚集庆祝约翰节有多少年了？那很完美，非常愉快也相当重要。我们为自己着想也实在需要它。然而现在，一切事物变化得太快。我们不能假装是阴谋集团。我们必须挺身面对他们。”

他们进入细节谈了一阵：参与这次会议的人、保安措施、议题等。

“是谁攻击那颗蛋——蛋的？”

“从布若斯来的一队保安人员。真美妙和‘阿姆斯特科’组织了一个他们所谓的破坏调查机构，并且得到临时政府的同意与合作。他们会再度南下，一定的。我们几乎已经等得太久了。”

“他们得到那些习俗——信息——是因为我？”

一连串鼻哼声。“你应该停止想像你有那样重要。”

“那其实无关紧要。一切都是从电梯的重建开始的。”

“他们也开始在地球上建造一个了，所以……”

“我们最好有所反应。”

然后，互相传递的石制清酒酒瓶渐渐空了，他们于是放弃严肃话题，开始回忆过去，聊起偏远地带的所见所闻，以及针对彼此共同认识的人说长道短一番，还不时穿插新笑话。纳诺拿出一袋气球，他们吹足了气，交相抛掷到城市里微微吹送的晚风中，看着它们飘飞到树丛，到旧区。他们传递一罐一氧化二氮，一面吸一面欢笑。闪烁的星星在头上编织成一片密网。有人说起太空故事，小行星带。他们拿出衣袋小刀企图偷割暴露出来的木梢，却失败了。“我们将把这个会议命名为内马—瓦希 (nema-washi)。筹建基地。”

有两个人站了起来，手挽着手，在摇晃摆荡中互相依恃，直到恢复了平衡，举起手中的小杯子敬酒。

“明年在奥林帕斯。”

“明年在奥林帕斯。”另一人重复着，一饮而尽。

时间是 Ls=180，火星 40 年，他们开始或驾小车或搭飞机从南方各个区域陆续来到多萨伯雷夫亚。一组红党人员和阿拉伯篷车在荒地入口处检查来人身份，更多的红党人员和波格丹诺夫分子武装驻扎在环绕多萨的多处碉堡里以防发生事端。不过沙比希的情报专家认为这场会议的消息并没有传到布诺斯、希腊盆地或雪菲尔，当他们解释如此断定的理由之后，大家就放松了一些，因为他们显然已经渗透到联合国临时政府的核心，以及火星整个跨国公司的势力结构里了。这是戴咪蒙派的另一项优势；他们可以双向行事。

当亚特和奈加随同娜蒂雅抵达时，他们被领到扎可络斯里的客房，甬道最南边的一个环节。娜蒂雅把她的行李丢在一间小木屋里就到大公园散步闲逛，接着往北穿过几个环节，遇到了几位老朋友还有一些陌生人，心中油然而升起一股乐观的希望。看到这么多代表着不同团体的人们一块儿晃悠在绿色公园亭台之间，实在很鼓舞人心。她看着围拥在运河边上公园的一群人，那一时刻也许聚集有三百人左右，嘴角不禁泛起笑纹。

来自敖伐杭斯的瑞士人在会议预定开始的前一天抵达；有人说他们早就来了，只是在外头露营，就在他们自己的越野车里等待日期的确定。他们带来了整套程序和议定书，其中一位瑞士女子对娜蒂雅和亚特描述他们的计划时，亚特推了推娜蒂雅低声说道，“我们制造出一个怪物来了。”

“不，不。”娜蒂雅也低语道，快乐地环顾这个自甬道南端算起第三节，名为拉多的中央公园。头顶天光来自深黑屋顶上一条长长的青铜裂缝，由此洒泻而下的晨光填满了这宽大的圆柱形场地，仿如她渴求了一个冬季的光雨，深黄色的光芒到处都是，而竹林松树柏树窜过砖砌屋顶，如绿色流水般闪耀。“我们需要一个框架，否则会变成自由加入的混战。瑞士人总是永不满足地追求一种特定形式，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



亚特点点头。他反应相当敏捷，有时甚至叫人难以理解，因为他总是同一时间跳出五六步，还假设别人一路跟得上来。“就让他们跟无政府主义者喝卡伐。”他嘴里咕嘟着，一面起身绕走会场。

事实上，当天晚上娜蒂雅和玛雅穿过古尔尼亚往运河边一排露天厨房走去，经过亚特时看到他正那样做着，拖着米海和几位强硬派波格丹诺夫分子到瑞士人餐桌旁，那儿围坐着佑金、马可斯、希璧拉和普莉丝卡，正愉快地和站在他们身旁的一群人闲聊，如智能翻译电脑般在不同语言之间自由转换，只是不管何种语言都含有发自咽喉深处的瑞士活泼腔调。“亚特真是乐天派，”娜蒂雅走过时，这么对玛雅说。

“亚特是个蠢蛋。”玛雅回答。

到目前为止，这长长的避难所已大约容纳了五百名访客，代表了约五十个团体。会程将于翌日早晨开始，所以这天晚上到处都是嘈杂翻腾的聚会，从扎可格斯到法拉撒那的午夜时分，全部充斥着狂野的喧闹欢唱，阿拉伯的啼声鸣唱伴和着岳得尔歌调（yodel，是真声与高音假嗓交替互唱的瑞士传统歌唱方式。——译注），《马蹄达行军曲》的旋律越唱越高，最后变成《马赛曲》。

\* \* \*

娜蒂雅隔天早晨起的很早。发现亚特已经在扎可格斯公园的亭阁里将椅子重新安排成环状，那是波格丹诺夫分子的传统形式。娜蒂雅突然感到一阵心痛与懊丧，仿佛阿卡迪的魂魄正从她体内穿越而出；他肯定爱极了这样一场会议，这毕竟是他曾经一再呼吁的。她上前帮助亚特。“你起得很早。”

“我醒来后就再睡不着。”他该刮胡子了。“我很紧张！”

她笑了起来。“这要进行好几个礼拜，亚特，你知道的。”

“没错，只是开头很重要。”

到了十点所有位子都坐满，座椅后面也站满了人。娜蒂雅站在采垆楔形区位之后，饶有兴致地看着。男性似乎比女性稍微多些，本土人也

稍稍多过移民。多数人穿着普遍的连身工作服——红党人身着红褐色——也有不少人穿着色彩缤纷的正式服装：长袍、礼服、裤装、西装、锦织衬衫、露胸礼服，还有许多项链耳环和其他珠宝。波格丹诺夫分子全都戴着含有弗伯片的珠宝，那黑色物体的切割表面因上了蜡而闪闪生光。

瑞士人站在场地中央，身着严肃的灰色银行家西装，希璧拉和普莉丝卡穿的是深绿色洋装。希璧拉出声要求与会者安静，然后她和其他瑞士人轮流详尽繁复地解释他们研拟出的计划，时而停顿回答问题，并于交替之际听取评论意见。同时一群苏非信徒套着纯白衬衫和裤装，以其一贯舞蹈似的优雅动作，在圆圈外环递送水壶和竹杯。每个人都有了杯子之后，坐在前面的每一个团体的代表即分别为他们左方的人员倒水，最后一起举杯饮用。在参会人身后，瓦努阿图人在一张台桌上往一堆小杯子里倾倒卡伐、咖啡或茶，亚特则忙着分送给想喝的人。娜蒂雅微笑着看着他蹒跚穿梭在人群中，像一名慢动作的苏非信徒，自己还不时从手中分配出去的卡伐杯里啜饮一口。

在瑞士人的计划中，第一步是进行一系列针对特定议题和疑问的研讨会，以分散在扎可络斯、古尔尼亚、拉多和马立亚的开放空间为场地。所有研讨会都要记录下来。会里提出的任何结论、建议和疑问都为接下来为时一天的两场一般性连续会议之一的讨论基础。其中一场一般性会议将粗略集中于实现独立的议题上，另一场则讨论其他部分——方法与目的；亚特短暂停留在娜蒂雅身边时这样听到。

瑞士人结束议程计划的公布之后，就准备开始进行；全没想到要有任何开幕仪式。最后一位演说者韦纳仅提醒大家第一场研讨会将在一小时后举行。就这样，他们结束了。

在人群散去之前，广子从采祸人后站起，缓缓走入圆形场地中心。她穿着竹绿色的衣衫，身上没有任何珠宝装饰——瘦高纤细的体态，银丝满头，毫不吸引人——然而在场每一双眼睛都被黏住似的盯着她。她举起手，坐着的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在那随之而来的静默中，娜蒂雅倏忽屏住气息。我们应该现在停止，她想着。不再需要有任何集会

了——眼前这个就是了，我们共聚一堂，将尊敬崇仰交付给这个个体。

“我们是地球的孩子，”广子说，音量大到足使每个人都听见。“然而我们站在这里，火星上一个熔岩甬道里。我们不能忘记命运何其诡异。任何生命都是一道谜题、一个珍贵的奇迹，在这里我们更见到了它神圣力量的进一步展示。让我们现在就记住，让我们的工作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

语毕她平举双手，她最亲密的伙伴们依次低声哼唱着走入圆形场地中心。其他人跟随在后，最后场中央瑞士人身旁的空间全都围满了大群小群的朋友们，相熟的人以及陌生人。

那些研讨会散置在各个公园的露台上，或者在这些公园边缘仅三面有墙的公共建筑物中举行。瑞士人分派一些团体主持研讨会，其他与会者则自由参加他们有兴趣的主题，因而出现某研讨会仅有五人出席，另一些则有五十人的场面。

娜蒂雅第一天在甬道南端四个环节里举行的不同研讨会间游走。她发觉有不少人也像她这样到处走动，尤以亚特为甚，他似乎想要观察到所有研讨会，在每一个会场捕捉到一两个句子后就又转身他去。

她进入讨论 2061 年事件的研讨会场上。虽然称不上讶异，但仍然很感兴趣地发现与会者中赫然出现玛雅、安、萨克斯、斯宾塞，甚至土狼、贾姬·布恩、奈加和其他许多人，把整个房间全挤满了。最重要的先来，她心想，六一年有太多纠结不清的疑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出了什么错？为什么？

倾听了十分钟之后，她的心就不由自主地沉湎伤怀起来。大家都很难过，而彼此间的控诉指责亦都既诚恳又苦涩。娜蒂雅的胃扭搅着，好几年没有这样子的感觉了，过去反抗行动失败的记忆如汹涌浪潮般冲击着她。

她环顾全室，试图专注在各个面庞上，使心思从脑海那些幽灵影像中岔开来。萨克斯坐在斯宾塞旁边，鸟儿般探看着；当斯宾塞宣称 2061 年给予他们的教训之一是他们需要对火星的军事武装系统做个完

整评估时，他连连点头。“对任何成功行动而言，这是个必要前提。”斯宾塞说。

但是这样普通的常识却遭到另一人的反击，该人似乎认为那是一种躲避行动的借口——很显然他是个火星至上成员，主张立即采取大规模的环保抗争运动，并以武力攻击城市。

娜蒂雅清楚地记得曾经和阿卡迪就这个题目争执过，突然间她再也无法忍受。她走入会场中心。

过了一会儿大家全静下来，沉默地看着她。“我对这件事纯以武力观点来论说感到厌烦至极，”她说。“整个革命模型需要重新架构。这是阿卡迪在六一年没有做到的，这也是六一年何以如此血腥的缘故。现在听我说——没有所谓成功的武力火星改革。生命支援系统太过脆弱了。”

萨克斯嘶嘎着说，“但是如果地表有生——生养能力——那么支援系统就不——那么……”

娜蒂雅摇着头。“地表没有生养能力的，而且会这样继续许许多多。即使到那时，革命仍须重新思索过。看，即使革命成功，但在过程中牵连到数不清的破坏和仇恨，到头来总是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不安。那是这种方法的固有性质。如果你选择暴力，那么你就制造了会永远反抗你的敌人。残忍无情的人成为你革命的领导者，所以战争一结束他们就是掌权者，很可能跟他们替换下来的人一样糟糕。”

“美国——不是这样的。”萨克斯说，因努力及时使用适当字汇而急成斗鸡眼。

“我不知道那点，但多数时候是那样的。暴力是仇恨的温床，最终导致不安。无可避免。”

“没错，”奈加以他一贯的专注热诚说道，那表情跟萨克斯的怪相倒不相上下。“但是如果人们攻击庇护所并且破坏它们，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余地。”

娜蒂雅说，“问题是，谁派遣那些武力？亲身加入那些军队的又是谁？我怀疑那些个人对我们有任何恶意。在此时此刻上，他们也许能够

像反对我们那样容易地站到我们这边。我们聚放的焦点其实应该是对他们施发号令的人，以及他们的老板。”

“撤——职——斩——首。”萨克斯说。

“我不喜欢那样的说法。你必须用另一个辞汇。”

“强制退休？”玛雅冷言说道。大家笑了起来，娜蒂雅怒视她的老友。

“强迫解职。”亚特从后面大声说道，他刚刚抵达会场。

“你是指军事政变？”玛雅说。“不去和地表上所有人口战斗，而是那些领导人和他们的保镖。”

“也许还要包括他们的军队，”奈加强调。“我们对他们是否不忠诚或甚至无动于衷完全没有概念。”

“没错。可是没有他们领导者的命令，他们还会继续战斗吗？”

“可能有些会。那毕竟是他们的工作。”

“是，不过在那之后，他们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了。”娜蒂雅说，一面述说一面思索。“没有了国家主义或种族划分，或任何一种家乡情感的牵扯，我不认为这些人会战斗到死。他们知道他们只是奉命来巩固权势。相较之下，一个更为平等主义取向的系统会相当醒目，他们也许会产生应该对什么效忠的困惑。”

“退休津贴。”玛雅嘲弄着，大家又笑了起来。

但是亚特从后座说，“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如果你们不想将革命概念化为战争，需要另想个辞汇来替代，为什么不选择经济学？就称它为实务上的变换。那就是布雷西斯里的人说到人类资产或生物基础建设时的本质——将一切事物以经济语汇来诠释。就某种角度来说，这很荒诞无稽，然而它真的说出那些以经济学为最重要理念的人的想法。这也包括那些跨国公司。”

“所以，”奈加咧嘴说道，“我们要开除地区领导者，给他们的警备队加薪，同时再予以职业训练。”

“对，就像那样。”

萨克斯频频摇头。“无法沟通他们，”他说。“需要武力。”

“一定要有改变才能避免另一次六一事件！”娜蒂雅坚持。“必须要重新架构、重新思考。也许有什么历史模型可用，但不是你们谈论到的那些。比方说，像结束苏联时期的那种不流血革命。”

“但是那牵扯到不快乐的人口，”土狼在后头出声，“而且发生在崩溃中的系统里。这里没有相同的状况。人们过的相当不错。他们觉得来到这里很幸运。”

“但是地球——有麻烦，”萨克斯指出。“崩溃中。”

“嗯，”土狼说，然后来到萨克斯身旁坐下论说。同萨克斯说话依旧很叫人泄气，然而依据米歇尔努力的成果，证实有成功的希望。看到土狼和他商谈，让娜蒂雅感到非常高兴。

人们围绕他们继续讨论。大家争执着革命理论，但是当话题带到六一年本身时，他们就都因旧时的怨忿伤痛，以及对那噩梦似的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缺乏基本认知而停顿。这个状况特别显明的时刻出现于米海和一些前科罗廖夫囚犯开始争论到底是谁谋杀了那些警卫。

萨克斯站起，举手挥动着他的人工智能电脑。

“需要事实——首先，”他嘎哑着说。“然后昏洗——分析。”

“好主意，”亚特立即接道。“如果这个团体能将那场战争的历史简约归纳出来，稍后在一般性会议上提出会很很有用的。我们可以在一般性会议上讨论革命方法论，怎样？”

萨克斯点头，坐下。不少人离开了会场，剩下的则平静下来，围拢在萨克斯和斯宾塞身边。娜蒂雅注意到，留下来的人多数为那场战争的老兵，不过同时还有贾姬、奈加以及一些其他本土人。娜蒂雅见过萨克斯在布若斯就六一年疑问所进行的研究，因而充满希望地认为加上来自其他老兵亲身目睹的细节，他们很可以对那场战争拼凑出一些基本了解，及其根本原因——战争已结束几乎半个世纪了。而就像亚特听到她这样提起时说的，那并非不正常。他走在她身旁，一只手环在她的肩上，对那天早晨所见所闻看来并不焦虑烦忧，虽说这是他第一次彻头彻尾亲身接触地下组织乖戾倔强的本质。“他们相互同意的部分并不多，”他承认。“不过开始时总是那样的。”

第二天下午，娜蒂雅踱进专门讨论地球化的研讨会。这很可能是他们面对的议题中意见最分歧的一个，娜蒂雅这么想，而参与这场研讨会的人们也如是反应出来；这间位于拉多公园边缘的会场如沙丁鱼罐般拥挤，所以会议开始前主持人即将之移到公园，一片得以俯瞰运河的草地上。

会场里的红党人员极力坚持地球化本身就是横在他们希望之前的障碍物。他们辩称，如果火星地表变得适合人居，就会引来地球对土地的所有价值观，外加目前地球上严重的人口爆增、环境问题，以及那里正在建造，为将来与火星接合的太空电梯，重力井的问题将可克服，大量移民必定随之而来，到那时火星独立的可能性就此灰飞湮灭。

赞成地球化的人称为绿色党派，或就直称绿色，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什么组织——争执说一个适合人居的地表将使随意迁徙变得可能，到那时地下组织就能够现身地表，不再像从前那样脆弱易受控制或攻击，因而立于较为优势的斡旋地位。

这两种观点以各种可以想像得到的组合或变换方式相互争论。安·克莱朋和萨克斯·罗素也在那里，就在会议的中心，然后两人互提意见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最后其他与会者停止了发言，沉静下来看着那两个亘古以来即为敌手的权威代表。看着他们再一次争锋相对。

娜蒂雅怏怏不乐地眼看这场冲突缓缓发展成形，并为她两位朋友担心焦虑。而她不是在场唯一一个对这番景象感到不安的人。此间多数人都看过安和萨克斯在山脚基地的那场著名辩论，他们的故事也无疑众所皆知，属登陆首百的神奇传说之一——那是一个凡事都较为单纯真诚的年代，清晰直率的人格特征可以代表一丝不苟的议题。而现在，没有什么简单明了的了，眼前这两个老敌人处于新的混杂团体之间再次争论的同时，周遭散放着古怪的电流似的兴奋气息，怀旧、紧张和集体性似曾相识的混合，以及一份希望（也许这只存在她自己心里，娜蒂雅苦涩地想着），希望他们两人能够达成和解，不仅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全体。

但是他们就在那里，站在人群之间。安早已于世界现实本身输掉了这场争论，她的态度似乎也如此反应着；她沉默压抑，不感兴趣似的，更几乎全然漠不关心；录影带上如火燃烧般炽烈的安已不见了。“当地表变得适合人居时，”她说，娜蒂雅注意到她使用“当”，而不是“如果”。“他们会成亿成兆地来到这里。只要我们仍然必须存身于庇护所，后方勤务将使人口维持在百万之间。有那样一个数量，才有成功革命的可能。”她耸耸肩。“如果你要，今天就可以那样做。我们的庇护所隐藏着，他们的没有。我们可以攻击破坏他们的，而他们找不到反击目标——他们死去，你们接收。全球化只是把那杠杆力矩取走而已。”

“我不赞成那样，”娜蒂雅无法控制地急切接口。“你是知道城市在六一年时的惨状。”

广子在那里，坐在后面观察，此时她第一次开口。“一个因屠杀而诞生的国家不是我们要的。”

安耸耸肩。“你想要一个不流血革命，办不到。”

“那是，”广子说。“一个天鹅绒革命。一个航空胶（aerogel，是目前已知最轻的固态物质，拥有极佳绝缘能力。——译注）革命。是火星祭典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那就是我要的。”

“好吧。”安说。没有人能与广子争执，不可能。“不过，即使如此，没有一个适合人居的地表仍然会容易些。——我是指你们提到的军事政变策略。想想看，如果你控制了主要城市的发电厂，然后宣布，‘现在由我们指挥，’那么人们或许会愿意顺服，出于必要性。但是如果有一百万人住在适合人居的地表上，那么你即使将某些人解职，宣称由你掌权，他们就比较可能会说，‘掌什么权？’然后根本不理你。”

“这，”萨克斯缓缓说来。“这说明——接收——当地表仍不适人居时。然后继续发展——独立的。”

“他们会追缉你，”安说。“一旦地表变得适合活动，他们会来逮捕你。”

“如果他们垮掉了就不会。”萨克斯说。



“跨国公司非常巩固的，”安说。“不要小视他们。”

萨克斯专心一致地望着安，而且似乎不仅不像以前争论般那样将她的意见摒除在外，反而把焦点高度集中在那些意见之上，同时还仔细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眨着眼思索她的话，在回答时更显踌躇犹豫，远远超过失语症所能解释的范围。再加上他那张变了容颜的面貌，娜蒂雅有时觉得跟她争论着的是另一个人，不是萨克斯，而像是脸上有根断裂鼻梁的兄弟、舞蹈老师或退休的拳击手什么的，并且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在耐心辛苦地选择适当语汇之后还常常失败。

然而效果并无二致。“全球化——不能取消，”他嘶哑着。“要开始——要停止——有策略上的困难——有技术上的困难。努力相当于一种——制造。也许不——而——环境可以是——我们案子的利器——我们主张的利器。在任何阶段上。”

“怎么说？”几个人齐声问道，萨克斯没有进一步解释。他正专注在安身上，后者面现挑衅神色地直瞪回去，仿佛被激怒一般。

“如果我们往适合人居的可能性上走去，”她对他说，“那么火星对那些跨国公司来说简直就代表了不可思议的一块大饼。也许甚至是当那下面的情况真的变得很糟糕时他们的救赎良药。他们可以接收这里，建立他们自己的新世界，让地球滚到地狱去。果真如此，我们就没救了。你知道六一年发生了什么的。他们手里有可以随意调动的强大军力，那会是他们维持势力的方法。”

她耸耸肩。萨克斯一面思索一面眨眼；他甚至点着头。看着他们两个，娜蒂雅感到一阵心痛；他们看来如此不冷不热，近乎漠不关心，仿佛心里属于关心的那部分只比不关心的部分在比重上微微重些，稍稍倾覆了论说平衡而已。安如早期银板照片上饱经风霜的农夫般，萨克斯则颇不协调的富含魅力——两人看来都才七十出头，使得本身因紧张而脉搏加速的娜蒂雅，无法相信他们实际上都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了，非人似的古老而且如此……不同，就某方面来说——磨蚀耗损、经验太过、憔悴苍白、筋疲力竭——最少最少也是早已丧失了对仅仅口头上交战的高度热情。他们了解在这个世界上字词话语根本就没什么重量。